

第六卷



余光中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56

余光中集

第六卷



五十年前，我的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在台

湾出版。半世纪来，我在台湾出版的诗集、散文集、

与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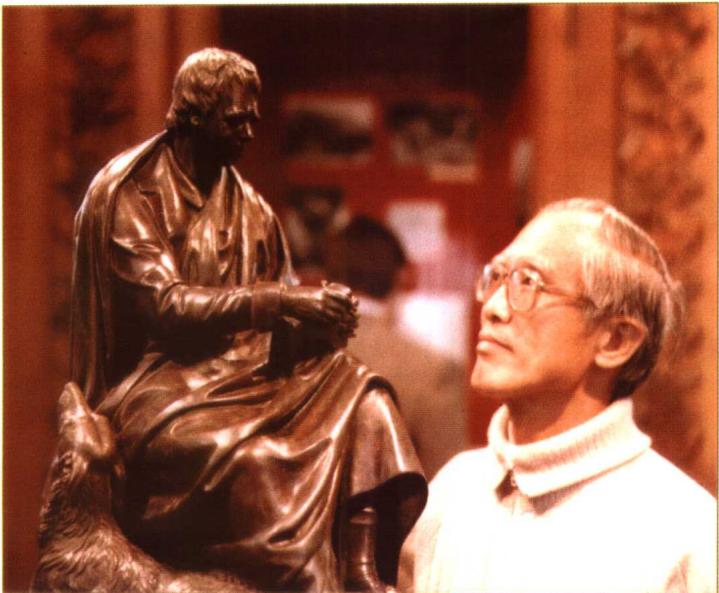
诗论集与译书，加上诗选与文选，也恰为五十本

。若论创作时间，我的第一首诗入沙潭投海，还

可以追溯到一九四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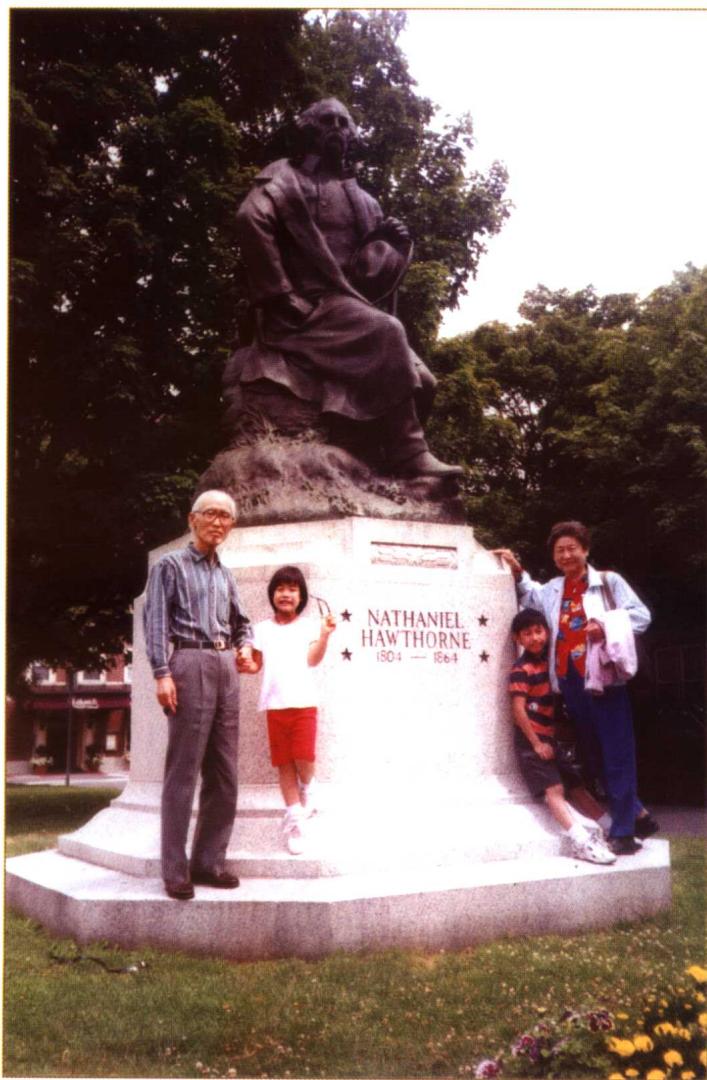
1958年之冬，留美期间，摄于艾奥瓦大学宿舍



1985年夏，爱丁堡，司各特纪念塔
(雕刻为英国小说家司各特及爱犬)



1996年于都江堰



2000年7月，美国小说家霍桑铜像前，
公公牵着妹婷，婆婆牵着飞黄



1988年1月，台北北海墓园，与文艺界友人
祭扫梁实秋先生墓



2001年6月，杨澜为凤凰台电视节目
访谈于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之研究室

第六卷 目录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自序	(3)
催魂铃	(8)
牛蛙记	(15)
没有人是一个岛	(23)
——想起了疵弦的〈一九八〇年〉	
秦琼卖马	(30)
我的四个假想敌	(35)
送思果	(42)
鸦片战争与疝气	(46)
吐露港上	(52)
轮转天下	(59)
春来半岛	(67)
开卷如开芝麻门	(72)
爱弹低调的高手	(80)
——远悼吴鲁芹先生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87)

横行的洋文	(96)
山缘	(102)
何以解忧?	(115)
飞鹤山顶	(128)
北欧行	(135)
沙田七友记	(163)

凭一张地图

第一辑 隔海书

翻译乃大道	(189)
译者独憔悴	(191)
美文与杂文	(194)
樵夫的烂柯	(197)
鸡同鸭讲	(199)
奇怪的诗论	(202)
专业读者	(205)
好书出头,坏书出局	(208)
三间书房	(211)
边缘文学	(213)
鸡犬相闻	(216)
舞台与讲台	(219)
你的耳朵特别名贵?	(222)
芒果与九重葛	(225)
夜读叔本华	(229)
五月美国行	(232)
王尔德讲广东话	(235)

假如我有九条命	(238)
一笑人间万事	(242)
难惹的老二	(245)
名画的归宿	(248)
巴城观画	(251)
网球场与橙园	(254)
西欧的夏天	(257)
重访西敏寺	(260)
凭一张地图	(263)
驶过西欧	(266)
第二辑 焚书礼	
边界探险	(269)
——文学对死亡的窥视	
远方的雷声	(271)
乐山乐水,见仁见智	(274)
绣口一开	(276)
娓娓与喋喋	(279)
浪漫的二分法	(283)
木棉花文艺季	(289)
寂寞与野蛮	(291)
高山青对蜀山青	(293)
有福同享	(295)
——序《垦丁国家公园诗文摄影集》	
为抗战召魂	(297)
附录 联合副刊〈抗战文学征文导言〉	(298)
诗与哲学	(299)

世纪末,龙抬头	(304)
秋之颂	(306)
——敬悼梁实秋先生	
焚祭梁实秋先生	(309)
附录 昨天下午在北海墓园	应凤凰(310)
麦克雄风	(312)
四窟小记	(316)
一时多少豪杰	(320)
——浅述我与现文之缘	
当奇迹发生时	(323)
后记	(326)

隔水呼渡

自序	(331)
隔水呼渡	(335)
关山无月	(352)
龙坑有雨	(360)
满亭星月	(366)
木棉之旅	(377)
古堡与黑塔	(384)
风吹西班牙	(392)
雪浓莎	(403)
德国之声	(424)
山国雪乡	(435)
梵天午梦	(450)
——泰国记游之一	

黄绳系腕	(462)
——泰国记游之二	
耶释同堂	(467)
——泰国记游之三	
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	(473)
海缘	(480)
文章与前额并高	(493)

日不落家

众岳峰峰	(503)
山色满城	(506)
重游西班牙	(516)
红与黑	(518)
——巴塞罗那看斗牛	
雨城古寺	(529)
依瓜苏拜瀑记	(541)
桥跨黄金城	(552)
没有邻居的都市	(572)
双城记往	(579)
自豪与自幸	(587)
——我的国文启蒙	
何曾千里共婵娟	(594)
西画东来惊艳记	(598)
回顾琅嬛山已远	(601)
——联合岁月追忆	
仲夏夜之噩梦	(607)

另有离愁	(612)
开你的大头会	(616)
日不落家	(620)
面目何足较	(629)
——从杰克逊说到沈周	
从母亲到外遇	(637)
后记	(643)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自序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是我的第一本纯散文集。我这一生写过不少抒情散文，其中有长篇，也有小品，但是从《左手的缪斯》到《青青边愁》，每逢出书，抒情散文总是和专题论文、书评、序言、杂文等各色文体并列在同一个封面之下，其结果，当然是体例不纯。所以从五年前的《分水岭上》起，我就把自己的文章一分为二，像山岭分开水域那样，感性的归感性，知性的归知性，分别出书。

自从《青青边愁》以来，我的抒情散文一直还不曾结集。《青青边愁》里最晚的散文，如〈花鸟〉、〈思台北〉、〈念台北〉等，都已是九年前的作品了。这本《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收集的二十篇散文，以写作时间而言，始于一九七八年冬天而终于一九八五年夏天，前后历时七年。其间一九八〇年最为多产，共得五篇，而一九七九年却一篇也没有。散文产量之多寡，与我当时其他文体的写作有关：寡产之年说不定我正忙于写论文，或正耽于写诗。一九八五年二月至八月，我为“联合副刊”的专栏“隔海书”还写了三十篇左右的杂文小品，其中不无可留之作，但因篇幅较短，笔法不同，当与我回台后的其他小品合出一书，所以就不收入此集了。

这漫长的七年，除了有一年（一九八〇至八一）我回台北客座之外，其余都在沙田度过。永难忘却当日在书斋面海的窗下写这些散文，吐露港的波光，八仙岭的山色，都妩媚照人脸颊。集里的〈沙田七友记〉写于我香港时期的盛时。那时我在沙田已经住了四年，生活大定，心情安稳，不但俯仰山水，而且涵濡人文，北望故国，东眷故岛，生命的棋子落在一个最静观的位置。教了半辈子书，那是第一次住进校园，不但风景绝佳，有助文气，而且谈笑多为鸿儒，正可激荡文思。沙田的文苑学府，高明的人物那时当然不止七位，例如当时久已稔熟的黄国彬，和后来交往渐密的梁锡华，在我的香港时期，便一直是笔墨相濡声气相应的文友。

〈牛蛙记〉、〈吐露港上〉、〈春来半岛〉几篇所表达的，仍不失这种正盛方酣的沙田心情。同样是写香港的天地，〈山缘〉和〈飞鹅山顶〉在九七的临近和临别的压力下，感情的张力就比前三篇要饱满得多。〈山缘〉是我对香港山水的心香巡礼，〈飞鹅山顶〉则是我对香港山水的告别式了。十年的沙田山居，承蒙山精海灵的眷顾，这几篇作品就算是我的报答吧。如果说徐霞客是华山夏水的第一知音，我至少愿做能赏香港山水的慧眼。

尽管如此，当时隔着茫茫烟水，却也没有一天忘记了台湾。〈没有人是一个岛〉正是我回首东顾所打的一个台湾结，其线头也缠进了〈轮转天下〉和〈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其实即使在香港时期，台北也一直在我的〈双城记〉里，每年回台北的次数不断增加。〈秦琼卖马〉、〈我的四个假想敌〉、〈开卷如开芝麻门〉三篇都是回台北小住所写；写最后这一篇时，正当三年前的端午季节，父亲重病住院，我放下一切，从香港赶回来侍疾，心情不胜凄惶，却因答应过“联副”，不得不勉力成文。

去年九月我离开香港，天晓得，不是抛弃香港，只是归位台湾。其实也没有归回原位，因为我来了高雄。当然，就算重回台北，也不能再归回原位。逝者如斯，既已抽足，自非前流。

作家常有诗文同胎的现象：苏轼的〈念奴娇〉与〈赤壁赋〉便是一例。在本集里，〈牛蛙记〉便跟〈惊蛙〉一诗同胎异育。〈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的同胞，便包括〈九广路上〉、〈九广铁路〉、〈老火车站钟楼下〉、〈火车怀古〉等诗。〈北欧行〉也是〈哥本哈根〉同根所生。至于本集中的五篇山水记，若在同时的诗集〈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紫荆赋〉里寻找，至少有二十首诗是表亲。作家对于自己关心的题材，横看成岭，侧看成峰，而再三模写以穷尽其状，一方面固然是求材尽其用，一方面对自己的弹性与耐力，以及层出不穷的创意，也是很苛的考验。

双管在握的作家要表现一种经验时，怎能决定该用诗还是散文呢？诗的篇幅小，密度大，转折快，不能太过旁骛细节，散文则较多回旋的空间。所以同一经验，欲详其事，可以用散文，欲传其情，则宜写诗。去年初夏，和沙田诸友爬山，从新娘潭一直攀上八仙岭，终于登上纯阳峰，北望沙田而同声欢呼者共为六人：梁锡华伉俪、刘述先、朱立、黄国彬和我。当时登高望远临风长啸的得意之情，加上回顾山下的来路，辛苦，曲折，一端已没人世间，那一份得来不易的成就感，用诗来歌咏最能传神。用散文也能，若是那作者笔下富于感性，在叙事、抒情之外尚能状物写景。可惜纯散文家里有一半不擅此道。另一方面，若要记述事情的始末，例如还有那些游伴留在山下，为什么不曾一起仰攀，有谁半途而回，是谁捷足先登，是谁掌管水壶，是谁在峰顶为众人的狂态拍下照片，甚至谁说了一句什么妙语，若要详记这些旁枝细节，用散文，就方便得多了。诗一上了节奏的虎背，就不能